

茂梅 著

南湖疑影

NAN HU YI YING



情理侦破推理小说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午夜怪影·····	(1)
第二章	面目酷似的女人和妻子·····	(22)
第三章	找到了第一个谜底·····	(30)
第四章	一段罗曼史·····	(51)
第五章	后山女尸·····	(90)
第六章	尤氏夫妇·····	(119)
第七章	情侣风波·····	(141)
第八章	事故·····	(156)
第九章	逻辑推理与死神·····	(185)
第十章	啊，原来如此·····	(208)

第一章

午夜怪影

1

公元1975年11月3日的夜晚，整个南湖地区像被一头凶悍的怪兽吞噬了一般，暗得怕人。突然间，那怪兽勃然作怒了，它肆无忌惮地抖着自己的淫威，让风暴从黑彤彤的密云中猛烈地冲击下来，仿佛想把地面上的一切全都卷走。紧接着，宛若黑幔遮严的夜空被闪电无情地撕破，它愈来愈紧，愈来愈近，刹那间，竟如万马奔腾，向市郊的南湖医院铺天盖地地袭来……就在闪电的亮光中，只见一条满是青苔的弯曲小道，像根黝黑的长带从住院楼向小道尽头的太平间

延伸过来。小道上，出现了一副被白布单蒙着的担架车。天快下雨了，车轮在飞速地转动着。两位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推着担架车，匆匆往太平间走来。

“这个鬼天气！电闪雷鸣的，真有点吓人！”这时，走在前面的那位叫曹振华的男子掉头望了望后面推车的女护士，有点不满地说着。

“别这么怨天尤人的啦，快走吧！”从黑暗中传来女护士朱丽的答话声。恶劣的天气，冬夜罕有的雷声，使朱丽隐隐感到不安，她想起了“腊月雷，遍地贼”那句民谚。

爱情真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它能使那些血气方刚的情男情女变得格外驯服和温顺。听朱丽这么一说，和她相恋了多年的外科医生曹振华便不再吭气了，只是将脚下的步伐又加快了许多。今晚他俩都在病房值夜班，刚才死了一个癌症手术后的病人，朱丽往太平间的值班室拨了许久电话，请那里的工人来病房接尸体。谁知那边却根本无人接听电话。病房里都住满了病人，谁也不愿和咽了气的死人睡在一起。朱丽急了，这才让一位实习医生留在病室，自己却与曹振华一道，将尸体拖着往太平间匆匆送来。

小道终于到了尽头，太平间幽幽地兀立眼前。曹振华住了步，回头对推车的朱丽说：“你扶着担架车，我去值班室叫邢师傅。”

“算啦！”朱丽跟着住步，轻吁口气，“只怕邢大伯早睡迷糊了呢。我们带了钥匙，自己开门送进去吧。”说着，她朝乌黑的夜空担心地看了一眼。

天空，依然电闪雷鸣，一种大暴雨即临的征兆。

“嗯……也行！”曹振华在暗中想了想，便立即从白大褂

口袋内掏出钥匙，走到门前，正准备启锁，却突然发觉眼前是洞黑一片。他诧异地扭头告诉朱丽：“路灯怎么坏啦？一点都看不见？”

听曹振华这么一说，朱丽这才发现平时那盏高吊在门前的路灯没有了。她略一迟疑，便轻声说道：“摸着开锁吧，反正你手里只有这门上的一把钥匙，总不会弄错的。”

曹振华点了点头，用手在大门的左右上下摸索着，寻找那把约摸有半斤重的大铁锁。

“喂，你快点儿好不好？”朱丽是个急性子姑娘，见等了许久门没打开，禁不住又催起来。

“哎……真怪，”朱丽话刚落音，曹振华却猝地停止了摸索，疑惑地告诉朱丽：“门没锁，是虚掩着的。”

“什么？”朱丽仿佛没听清，惊讶地反问：“门没锁上？”

曹振华没有支声，只静静地立在门旁。

“是不是邢师傅听见电话铃响，起来开了门……”朱丽猜测着说。

“嘘。”曹振华没有正面回答朱丽，却伸出指头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悄声告诉朱丽，“你听，里面有响声……”

到处是黑暗的混沌世界，朱丽当然看不见晃动的手指，不过她却听清了情人的细语。于是她将右手扶住担架车，双脚朝前轻移了几步，慢慢拢近曹振华，留神地侧耳细听，果然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种极细微的响声。

啊！停放死尸的太平间内出现了意外的响声，朱丽有点悚然地往后缩了几步。

“谁？”外科医生毕竟胆大一些，曹振华亮起大嗓门朝内喝了一声。

太平间内无人答话，方才那隐约可闻的窸窣声也听不到了。正在这时，一阵狂风又凌空卷过，使周围的枯枝荒草响起一片令人发怵的怪叫声。紧接着，只听“吱呀”一声，房门骤地洞开，一个高大的白色身影迎面猛冲了出来。

“哇！”毫无思想准备的朱丽吓得发出一声惊叫。她丢下担架车的扶手，像触电似的栽倒在曹振华的怀里。

顿时，担架车失去平衡，“啪哒”一声，车上的死尸落在门前的水泥过道上了。

那白衣人却目不旁视，径直朝住院楼的方向急速奔去。

这意外出现的“怪影”，使两位见惯了尸体的年轻人怔怔地愣住了。还不等他们回过神来，只听得一声霹雳又骤然响起，闪电替太平间四周送来了瞬刻的光亮。就在这瞬息的光亮中，他们却猛地发现，他俩的脚前，还横着另一具双眼圆睁的死尸……

“啊？！是……是邢大伯……”朱丽瞪着双杏眼，又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什么？是邢大伯！”曹振华望着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的躯体，很快就从最初的惊骇中醒过神来。他松开朱丽，扑向地上的邢大伯，用手在他的鼻翼前和心脏上揉摸了片刻，又霍地站了起来：“他……他死了！”

“怎么？！死了？”朱丽机械地重复着，满是惊疑地望着地上。

今晚是邢大伯在这里值班，怎么会突然横尸地下？50多岁的他平时既无高血压、亦无心脏病，身体还硬朗得很。而且，刚才那个令人恐怖的白衣人在里面干什么……这一切，既意外又突然。顷刻间，种种疑虑在两人的心中全涌了

上来。对那诡秘的白衣人，两人几乎都敏感地猜到了什么。一切都来不及多加猜测和商议，曹振华立即拽着朱丽，只火速说了句：“快追！”

话刚落音，这两位年轻人撇开一切，飞奔着朝刚才从太平间内走出的那人迅速追去。

就在这时，一个幽灵似的黑色身影谨慎地从屋角的灌木丛里窜了出来。他敏捷地朝四周窥探一番，便蹑手蹑足地溜进了太平间……

2

夜，依然黑黝黝的。那白色的身影在暗中格外显眼。朱丽和曹振华紧跟目标，沿小路追赶着。很快，跟白衣人的距离迅速缩短了。对方显然知道自己的身后有了追踪者，也越走越快，最后索性迈开大步，在前猛跑起来。不到片刻，他便上了住院楼后面的水泥台阶，毫无顾忌地进了内科病房。

“品”字形的住院大楼黑黝黝地耸立着，整栋水泥楼房仿佛都隐身在神秘之中，只有值班室的灯光在无力地驱散着夜的黑暗。医院内，依然是寒风瑟瑟，暗影憧憧。朱丽猝地停步，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茫然无措地问曹振华：“怎么办？”

“事情怪得很……”曹振华紧跟着在内科的侧门前住了步，他沉吟片刻，冷静地说：“我看兵分两路，你去保卫科找老徐报案，我索性跟进病房去看个水落石出。”

“好！”朱丽拔腿便朝医院住宅区跑去。

曹振华推开未锁的病室侧门，警惕地闪进了内科病房。

午夜的病房里，仿佛被一种浓缩的静谧包围着。它们和外面的天地，真像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过道的两旁，是刷得雪白的墙壁，只是离地一米高的那一截壁上，涂着一层浅浅的淡绿色，灯光下，它泛出一片蓝幽幽的暗光，使整个病房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曹振华边走边看，很快就到了病房过道的尽头。别说是刚进来的白衣人，竟连值班的医护人员也没见到一个。“真怪……”他面对紧锁着的与走道相通的病室大门思忖片刻，怀着一团陡然扩大的阴影转身进了医护办公室。

日光灯在室内发出炽白的光亮，灯下对放着两张长条办公桌，病房的“临时医嘱”本平摊在医生的那张桌上。医嘱本旁，还斜搁着一支常用的蘸水笔。

他依桌站定了。

“嗨！曹大夫，三更半夜，有何贵干哟？”

突然间，一声清脆、柔和的诘问将曹振华从沉思中蓦地唤醒。他抬首看去，原来是晚班护士严敏在他身后突然出现了。

这位40多岁的严敏个子不高，脸庞儿却长得很媚，也显得很年轻。她肤色白皙，但鼻翼上和面颊上有几点米粒大的灰黑雀斑。不过这雀斑不但没影响她的漂亮，反而更给她添了几分中年妇人的风韵。这时，她穿一件背后系带的白色护士服，缓步进了办公室。

“嗯……”听严敏这么问，曹振华反而噤嘴着，一时不知说啥才好。

“半夜来咱们内科，究竟有什么好事儿呀？”严敏笑着追问了一声，在曹振华对面的办公桌前落了座。

曹振华想了想，决定不将自己的真实来意告诉严敏。只临时胡编着说：“刚才，一个穿白大衣的人匆匆忙忙跑进了你们病房，我以为内科有什么意外情况，所以来看看，要不要人帮忙……”

老实人毕竟没有说谎的天才，曹振华知道自己这话编得并不高明，说完过后，他顿觉尴尬得很。

“哦——”严敏拖着长音，闪了闪那双半月形的淡眉，说：“我们这儿平安无事，也没见谁来过。你呀，”她望着曹振华，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是不是看花了眼睛哟。”

她这一席话，将曹振华噎得一时封了嘴。

一见对方无语以对，严敏也没再追问下去，只是亮出腕上的女式表看了看，从头上取下工作帽塞进口袋，一边叉开手指梳拢着蓬乱的短发，一边说：“真快，该下班喽！”她仿佛自言自语般地说完，便低下脑袋，取出护士交班报告来，一副没打算再跟曹振华聊下去的神情。

“你们今晚的值班医生是谁？”曹振华心犹不甘地站着，朝那本有着签名的临时医嘱瞥了一眼，来了个明知故问。

“是小靳，”严敏面对护士交班报告本，头也不抬地告诉曹振华：“是靳如冰医生。”

“他人呢？”曹振华疑惑地问：“我在病房走了一圈，怎么没见到他？”

“不知道。”严敏懒洋洋地打个哈欠，抬起头，用一双细长的凤眼盯着曹振华，很干脆地说：“刚才我在库房有事，好长一会儿没看见他。”

“哦……”曹振华满腹疑惑地朝严敏点点头，匆匆离去。

严敏莞尔一笑，轻轻噓了口气。

就在曹振华离去后不久，从内科的两间空病房里陆续闪出几个谨慎鬼祟的暗影。不久，这些身影便都消失在漫无边际的阴霾中了。

“哗……”地一声，滂沱大雨倾盆而下，所有夜行人的脚印也全消失在无情的雨水之中……

3

这就是一般人心中充满了恐怖感的太平间。

在这一大片空旷荒凉的枯草坪上，就只有这一栋孤零零的砖瓦平房。它在草坪尽头，后面紧靠着一溜笔陡的山墙，一字形的平房成长溜儿摆着。它们依次是院附属卫校尸体解剖室、太平间以及夜班工人值班室。走廊上的路灯灯泡已被人击碎，此刻只从敞开的太平间和值班室送出两盏孤灯的微光。由于电压不稳定，它忽明忽暗地闪烁着，给这栋大雷雨中的房舍更增添了一股神秘和恐怖的感觉。

一辆警车就停在草坪上。南湖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队长苏铁领着法医和刑侦人员司马光、郑瑛随车赶到了现场。陪同他们到现场的，还有医院人保科科长徐飞——一个精瘦、苍老的北方人。

40多岁的苏铁，是南湖地区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50年代初调入南湖市公安局后，从侦察员到刑侦大队长，在30多年的时间长河中，他不知破了多少疑难大案。刚才接到医院人保科的报案电话后，他顾不上几天几晚没有休息，又急忙带着这一千人马，风风火火地赶到医院来了。现在，为了保护现场，他们都在太平间的门廊前站定，一个个将

身上的雨衣脱下靠水泥廊柱放着，免得破坏了里面的现场，只见地下很快就留下一大片水渍。

听徐飞将案情作了番简单的介绍后，苏铁张着双鹰隼般的锐目将现场迅速扫视了一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内一外横阵地上的两具死尸。门外的一具是外科病房送来的僵尸，而门内那一具，却是守太平间的老工人邢忠志的尸体。太平间内空旷、阴冷，6张水泥台一边3张分两排列着。此刻，尸体台上全部空着，看不到任何异常迹像。很快，他的目光朝下凝住、停滞了。

水泥地面上湿漉漉的，一条粗大的橡皮管从廊外的自来水龙头下直通向室内，自来水将地面早冲洗得干干净净。苏铁看着这些，不觉暗暗动了一下眉尖。

有几个穿雨衣的民兵在太平间周围的雨地里警戒着。这时，徐飞指着站在走廊里的一位中等个子、却显得很粗壮结实的人对苏铁介绍：“苏大队长，这是院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刘方同志。刚才一听报案，我马上通知了老刘，请他领民兵来现场警戒。”

“哦，真谢谢你们！”

苏铁赶快趋前几步，朝隐身暗处的刘方伸出大手，很有礼貌地说着。对方也没有答话，只对他点点头，也伸过来一只大手。两只冰冷的手在暗中握了握，便迅速松开了。

“这人一定是造反出身的民兵总指挥！”苏铁敏感到了对方那种无言的敌意。他一边在心里暗自下着结论，一边又迅速越过地下的尸体，和手提勘查包的侦察员们一道朝太平间内快速走去。他们刚进门，迎面便扑过来一股由尸臭、腐败的霉味和从尸解室飘过来的“福尔马林”所组成的混合气

味。

“这灯……”苏铁指了指昏黄的灯泡，朝紧跟在自己身后的徐飞发问。

“是我打开的。”徐飞忙着告诉苏铁：“小朱报案后，我立即领值班民兵到现场来了。我进来开了灯，让他们在外面警戒，免得破坏了现场。”徐飞显得颇有经验地说。

“哦……”苏铁赞许地点点头，朝门外哗哗的大雨打量了一下，又忙着补充般地说道：“忘了告诉老刘，外面雨太大，现在用不着警戒，请民兵们去休息吧！”

“我去告诉他们。”徐飞应了一声，立即迈着老态龙钟的步子，转身朝外走去。

侦察员们都在被害人的尸体周围忙碌着。苏铁安排完毕，也赶忙跟了过去，细细打量着死者：这是一位50多岁的老工人，身穿一套半新的棕色毛线衣裤，一只脚趿着海绵拖鞋，另一只脚却光着，拖鞋落在离赤足不远处。消瘦的面容上双眼圆睁，充血现象十分突出，脖子上还有几点明显的痕迹。

“是被人卡死的。”法医迅速下了他杀的确切结论。

几个人都赞同地点了点头。

“队长……”法医举着锃亮的解剖刀在向大队长请示。

“好！开始解剖吧！”苏铁朝法医点了点头，便跟司马光、郑瑛一道开始了现场勘查。

“看！”

司马光首先有了新的发现，原来是一行清晰的脚印，从房门直通向电灯开关处。

“唔……”苏铁想了想，立即吩咐郑瑛：“请徐科长来一

下!”

“啊，找我？”还不等郑瑛动身，徐飞随着话音进来了。

“来，徐科长，请您也留下足印。”苏铁指了指地上的脚印，不失礼貌地对徐飞说道。

“那是我去开灯时留下的。”徐飞不假思索地告诉苏铁：“向你们报案后，我就到现场来了。开了灯，在外面等着你们。”

郑瑛立即取了徐飞的足印进行技术鉴定。果然不出苏铁所料，那行足印是徐飞的。

时光在紧张忙碌中悄然流逝，而现场勘查却没有任何发现。空旷的太平间内，除了六张水泥台和两具抬进来的尸体之外，被水冲洗过的地上只站着他们5个大活人。“难道犯罪分子活动过的地方，能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吗？”苏铁望着四壁徒空的太平间，暗自沉思着。突然，他将自己手中的大号手电塞向紧挨他站着的徐飞，说：“徐科长，麻烦您照着我。”说完，他吃力地俯下“文革”中被打伤的身躯，弯腰爬进了水泥台下。

左边3张的台下都细看过了，他站起来，又照样爬进了右边的台下。“喂，亮一点，再近一点。”徐飞听到刑侦队长从台下发出了稍异样的声音，便跟着弯下了腰。

这是1张紧靠山墙的水泥台，墙是沿峭壁砌上去的。在靠墙基的地方，苏铁发现了一声松动的砖块，砖块四周有着新近挖开的明显痕迹。他用手指细细拨动着，不一会儿，砖块被他取下了，里面出现了一个四方小洞。

洞内空空如也，什么也没发现。

“也许，秘密就在这里。”苏铁站起来，几乎是自言自语

般地对徐飞说道。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徐飞细眯着一双老花眼，迷惘地发问。

还不等苏铁作答，法医将他请去听取尸解情况了。

“死者无外伤，无搏斗状。从气管情况看来，死亡原因是窒息，符合卡死的结论。死亡时间是12点至2点之间。”法医小曾一边用钳子夹胃内残留物送进试管，一边头也不抬地向队长汇报“尸解”结果。“死者胆囊破裂，说明死前曾处于极度惊恐之中。这才是真叫吓破了胆呢。”小曾用职业腔调结束了自己的汇报。

“他守了多年的太平间，有什么事吓成这样呢？”徐飞不解地发问。

郑瑛即刻接过话：“也许，他死前曾发现了什么……”苏铁听完法医和郑瑛的分析，并没有直接表示可否，只是冷峻地点了点头。想着台下靠山的神秘小洞，他不住地盯着死者那双饱含惊恐的大眼，仿佛在向死尸发出无声的询问。

苏铁请徐飞引路，两人进了当头的值班室。室内亮着15瓦的灯泡，值班床上的被子凌乱地掀在一旁。其余的地方干净、利索，看不出有外人来过的痕迹。

“这是邢师傅的衣服吗？”苏铁指着床上一套半新的棉衣裤问徐飞。

“是的。”徐飞拎起衣服看了看，很有把握地回答。

“他平时睡觉一定易醒啰？”

徐飞摸着自己已开始花白的脑袋，颇有同感地答道：“那可不，年纪大了，瞌睡自然要少得多呢。”

苏铁点点头，对徐飞说着自己的分析：“那么，他今晚

很可能是在睡觉时被什么意外的响声惊醒，连棉衣也没来得及披上，就趿双拖鞋往隔壁走去的。”

徐飞佩服地望着苏铁，无言地点了点头。

4

拂晓，终于风停雨住。苏铁让跟来的侦察员都回局去，分别赶做各种检验和向局长汇报案情。他自己却用冰凉的自来水抹了抹脸，便睁着熬红的双眼，公开在这个陌生环境里露面了。

他一路漫行着，将这座南湖地区最大的医院仔细察看了一番。他真没想到，这个发生了凶杀案的医院还是个挺美的地方。而与其说这里是医院，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四季如春的百花园更为合适。此刻它尽管被严冬笼罩，可依然是一片盎然的绿浪：冬天的松、柏、低矮齐整的冬青……厚绿丛中，一溜隐约可见的红墙蜿蜒曲折，就像用一条红色的飘带将这一大片绿树、奶黄色的别致小楼全围起来，使它成为一座具有古典和西洋特色的中西合璧的大院落。

院落里，到处可见春桃、夏荷、秋菊的断枝残根。“文革”早期，一顶“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使那些娇花宠草忧忧郁郁地枯萎了。可是，那漫山遍野的山茶花，那傲霜斗寒的腊梅，都带着几分野性在茁壮在怒放！她们像往年那样地争奇斗艳，馥郁飘香……此花此香，在这个充满火药味的年代里，令苏铁生出无限的感慨。

院落正中，有一栋呈倒“品”字型的病楼。它被一条曲折、迂回的长廊连成南、中、北3楼。中栋的大门之上，高

悬着一块红底金字的大语录牌，用伟人草体书写着“为人民服务”这5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鹅卵石铺就的甬道，将病房和楼前用冬青作篱圈成的花圃全部连接。以这栋病楼为中心，由四条宽坦的林荫大道又将医院分成东、西、南、北四个区域。南向的大门两旁是办公大楼、招待所、车库等行政区域。东边是一大片果树林和小山坡。沿林荫道西行不远，是一个波光粼粼的人工湖。湖上回廊，水榭连接两岸。若再绕湖而过，便到了医院的宿舍区了。放眼看去，整个院内，确实只有向北的后院最显荒凉和偏僻，除了几个小山包和一大片萎黄的草地之外，就是“太平间”和尸体解剖室那么一栋孤零零的水泥平房。

苏铁边走边看，进入院保卫科办公室时，墙上的大挂钟刚好指向8点正。一进门，徐飞忙将正在等着的曹振华和朱丽向他作了介绍。

“公安局坏头头苏铁！”苏铁一边笑着与两人握手，一边不无揶揄地作了自我介绍。

听了这样的自我介绍，朱丽不由得有点窘迫地红了脸。她是第一次与公安干警打交道。在她平时的心目中，对那些侦破英雄们充满了神秘感。这时，她睁着双滴溜溜的杏眼，满是好奇地打量着苏铁：嗨！这哪是电影镜头中的那种英武形象？眼前的苏铁不过是中等个儿，一身深蓝警服衬着红黑的脸膛，乍一看，还真有点像尊大庙里的金刚。只有从那双细长的眼睛里射出的似乎能穿透一切的睿智的目光，显示着他的特殊职业和身份。倒是曹振华早就风闻过以破大案、难案而负盛名的苏大队长种种神话般的传说。这时见面，他不由得满是敬意地朝苏铁欠了欠身躯，高兴地说：“真没想到，

能有幸见到鼎鼎有名的苏大队长……”

“哟！有名……”苏铁笑着摆摆手，打断曹振华的见面辞，自嘲般地说道：“也是公检法赫赫有名的大黑鬼呀！”说完，他爽朗地笑了。

幸亏他这一笑，方才解除了朱丽的窘态，使凝重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

苏铁紧挨曹振华在长沙发上坐下，用职业性的目光将两位报案人打量几眼，方才委婉而感激地说：“真对不起，还得耽搁两位一点休息时间，请你们谈谈昨晚上的遭遇。”

“没关系。”曹振华连忙摆了摆手说。

徐飞见谈话就这样进入了正题，便在自己的办公桌前落了座。他将双膝搁在抽屉上，神情专注地等着曹医生说话。

曹振华将昨晚的遭遇细叙了1遍后，又想了想，用手比划着说：“那人从我身边过去的时候，好像至少要比我高一个头。脸上被口罩遮得严严的，戴着眼镜。体形……”他很慎重地思考了片刻，有点犹疑不决地接着说下去：“体形好像不胖不瘦，看身材像个男性。不过，”他换了肯定的语气继续说：“这个人对医院情况相当熟悉，我们紧跟在他后面追过去，他却很快抄小路跑进了内科病房。”

听完这段详细的叙述，苏铁微微沉吟片刻，又接着问曹振华：“值班医生没在病房，是否有可能去值班室休息了呢？”显然，刑侦队长对医院的工作情况并不陌生。

“没有。”曹振华摇摇头：“我从病房出来后，马上又赶到医生值班室去看过，没见到靳医生。”

“噢，靳医生正是高个儿，戴眼镜呢。”朱丽突然兴奋地接过曹振华的话。“黑夜中虽没看清楚，说起身材来还真像